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故事

全八册

决胜淮海的故事

●朱忠民 朱清华 朱蒙 著

之三



中共党史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向徐州方向前进	2
不让敌人靠近徐州	4
夺取万年闸	9
回“娘家”	12
插进王塘的尖刀	16
张公店首战告捷	20
张阁村受降记	25
斩断敌腰	27
谁也不愿下火线	30
会战碾庄的日日夜夜	34
血与火的洗礼	40
芦村寨之战	44
敌人越不过的南坪集	48
包家集阻击战	54
人在阵地在	61
攻打杨文学	64
红旗插上尖谷堆	68
三杨庄的一场拼搏	72
三攻马围子	77

一个班打垮敌人两个连	81
最后一击	84

引 言

辽沈战役的枪声还未停止，伟大的淮海战役又开始了。

从1948年11月初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部队，总兵力约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起山东临城、南抵淮河的广大地区内，对国民党军发动了规模庞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已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输红了眼的蒋介石，为保持其摇摇欲坠的江山，不惜血本，以23万人钳制我中原野战军主力，以70万人置于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企图拱卫南京、上海，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攻。

这是一场殊死的较量和大搏斗。整个战役历时66天，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被歼灭，最终以我方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然而，作战却是相当艰难、残酷的，我每争夺一个村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伤亡13.3万人。本册所选的故事，均是在这次战役中九死一生的英雄们的亲身经历。我们透过这些故事，仿佛看到了当年淮海战场上烽烟滚滚、血肉厮杀的情景，仿佛看到了敌人狼狈逃窜、鬼哭狼嚎的丑态，仿佛听到了人民军队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与歌声。

向徐州方向前进

1948年10月，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在参加了济南战役之后，挥师南下，直奔徐州方向前进。

行军以前，发了冬装。棉袄、棉裤、棉帽都是新的，行装虽然有些臃肿，但大家的心情很愉快。正值金秋十月，一路上秋风送爽，明月高悬，走起路来很是舒畅。

行军行列里，不时漾出欢声笑语。有人在编顺口溜：“毛主席下令来调兵，发兵攻打徐州城，三步并作两步走，坚决前进不停留！”一夜走了70里，黎明时仍有说笑声。

我们光荣的人民战士，在解放战争中久经锻炼，肩负着解放全华东和全中国的神圣职责！尽管解放济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十多人，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还麇集着敌军几十个师的精锐兵力，绝不能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必须继续去战斗！去厮杀！

10月14日，行军目的地是泰安城。当队伍绕过泰山西麓，走近泰安车站的时候，在月光下发现路轨上停着一长列火车。车上坐满了军人和老百姓，更多的是持枪的民兵和地方武装。他们看见我们长长的行列从车下路过时，一个个喜形于色，伸出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车下的同志也仰起头来，兴奋地问道：“火车往哪开？”

“兖州！”车上人说。

车下又有人发话了：“等解放了徐州，你们再往徐州开吧！”

“好哇！”车上的民兵回答，“俺能坐上火车，全是你们的功劳！”

火车头呜呜地叫了。听着汽笛的长鸣，看着车头上吐出的

白烟，同志们欣喜异常。

连日来，这支队伍穿过刚刚复苏的济宁，越过美丽平静的运河，一直插到了鲁西南。

在杨楼住了将近一个星期，部队处于临战状态，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大战即将展开。第3纵队的作战目标，首先要从陇海线上的虞城开刀，尔后沿陇海线向东打，摆出向徐州攻击的态势，使徐州之敌摸不清3纵的主攻方向。从成武往南去，散布着不少国民党的土顽和保安部队，恐怕这次任务之一，除了同国民党的正规军接触外，还需与当地的土顽和地头蛇周旋。

11月7日，在鲁西南的平坦土地上，在清冷的月光下，队伍一直向着砀山、丰县地区进发。

中央军委和野战军首长给第3纵队的任务是，不怕一切疲劳，不怕一切困难，不怕一切牺牲，大胆迂回穿插，斩断徐（州）蚌（埠）敌人的联系。限两天内赶到徐州以南、宿县以北地区，执行破路和截击任务。

连续几天急行军，11月14日，部队到达徐州南侧三十几公里的地方。这个位置，既可卡断津浦线这条大动脉，又能从南面威逼徐州，显然是个战略要地。

连日来，徐州方向炮声隆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正在徐州外围展开。

为了配合兄弟纵队胜利完成全歼黄百韬兵团的任务，第3纵队开始沿津浦线向徐州之敌勇猛进击。战士们饭顾不得吃，水顾不得喝，在前沿的山头上紧张地挖掘工事。深夜风寒，有的战士只穿一条单裤（棉裤已搁在后方），坚持不肯下山。他们说：“没有困难就没有胜利！”

在津浦路西侧，第8师1个团进占了看将山，使敌人受到极大的威胁。第二天，敌孙元良兵团奉命拼死反击。这个团的指战员，一连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冲锋，英勇地捍卫了前进阵

地。当敌人受到惨重打击狼狈回窜的时候，特务连的健儿们在各山头的火力支援下，奋力追下山去，斩断了敌人的“尾巴”，捉了不少俘虏。

在津浦路东侧，第9师的阵地前沿，被敌人夺去了几个山头 and 村庄。这个师的“戴村连”大胆迂回，抄敌后路；“德胜连”迎头痛击，用手榴弹狠狠地砸向敌人。两个由上级命名的英雄连队互相呼应，越战越勇。慌乱的敌人，把未揭盖的手榴弹扔过来，我们的战士就替他们揭开盖子扔了回去，把敌军炸得鬼哭狼嚎，败下阵去。到第3纵队任务变换为止，穷途末路的敌人，始终没能越雷池一步。

不让敌人靠近徐州

1948年10月的一天，华东野战军第23师第69团1营接到团里紧急通知，要营长、教导员马上到团部开会。

营长朱茂友和教导员李春亭飞身上马，直奔团部。营干部均到团部后，团长于步血指着作战地图对营干们说：“师首长指示，我们23师将执行新的作战任务。这是我们华东野战军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准备在淮海一带运河以东地区歼敌1个兵团。为了不使敌西逃靠近徐州，我部必须迅速追击，包围一部敌人并歼灭之。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我们团离执行任务的地区约有200公里，要在今晚开始急行军，尽快赶到作战地区。命令1营为前卫营。估计今晚行军问题不大，明天白天行军可能有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也有可能与敌遭遇。1营不要被敌人拖住，边打边走。你们的任务是占领运河车站，拿下运河桥，控制铁桥和两翼，不使敌逃跑。记住，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占领运河车站和运河桥！明白了吗？”

“明白了。坚决完成任务！”1营营长和教导员齐声回答。

深秋的夜晚，寒风凛凛。战士们还没有棉衣，走起路来虽不觉得冷，可是一休息，就寒气袭人。1营虽然走得很快，但要按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还没有把握。营长和教导员商量了一下，由教导员到1连指挥，尽可能减少时间，加快行军速度。

在行军中，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你帮我，我帮你，没一个人掉队。9日上午8点多钟，部队正在一个小村庄吃饭，敌人的飞机来了，在第69团上空盘旋好一会儿才走。9点多钟，敌机又来了，部队迅速疏散开。敌机轰炸和扫射了一阵，还好，我无一伤亡。晚上8点，1营顺利到达运河车站。原来估计在车站有一番激烈战斗，没想到驻守运河车站的敌军，已经撤向运河桥集结。

1营正以战斗队形前进，忽然北边来了一伙人。夜幕中什么也看不清，1营指挥所意识到可能是敌人，营长传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那伙人越来越近了。这时，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人朝1营喊道：“干什么的？过来一个。”

“自己人，请你们过来一个。”教导员抢答。

敌人想不到解放军会突然来到他们的纵深地带。大概是个领头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教导员和张希春连长猛地扑上去，两支冷冰冰的枪口抵在他的胸口上。这个人吓得直打冷颤，身子直往下滑。张连长揪住他脖领一把提起来，教导员压低声音威严地对他说：“我们是解放军，你已被俘虏了。今晚你们的口令是什么？”

“地……瓜！”

“你马上叫你们的人过来，不老实我就枪毙了你！”

“是……是！”他定了一下神，向那边的同伙喊道，“弟兄们，是自己人，过来吧！”

敌人朝1营走过来，走在最后边的一个，发现1营的战士扑过去，转身就跑，打了一枪。教导员身边的战士毫不犹豫地

一枪击毙了这个家伙。敌人的这个游动排哨被我1连缴了械。

教导员审讯了俘虏，查明敌人主要集结在运河桥畔，附近的大榆树庄还驻有1个营，形成相互呼应的犄角之势，以固守大桥。根据敌情，要是先攻大桥，肯定会遭到村里的敌人从侧后袭击；如果先打大榆树庄，只要迅速结束战斗，守大桥的敌人害怕大桥失守，不一定出来增援。于是1营首长决定先拔掉这颗钉子，解除后顾之忧。朱营长当即命令1连、3连和2连一部迅速展开，立刻进攻大榆树庄。

月明星稀，树影朦胧。当部队接近大榆树庄时，发现刚才的枪声并没有惊动敌人。这是个绝妙的好时机。“打！”一声令下，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劈头盖脸地向敌人倾泻过去。这一突然袭击，把敌人完全打懵了。随着隆隆的爆炸声，战士们冒着硝烟，端着刺刀冲进村庄。敌人瓦解了。李教导员问一俘虏：“你们营部在什么地方？”他指了指前面的一排房子。李教导员立即带了几个人冲进那个院落。房门敞开着，里面只有乱七八糟的军用品，空无一人。李教导员提着枪警惕地喊了一声：“有没有人？”“没人了，都跑掉了。”从旁边走来一位大嫂应声说。教导员扭头一看，只见她用眼神示意，直瞅房门后竖着的席筒子。教导员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随即高声喊道：“席筒里有没有人？”并挥手向门后露出的席筒上方打了一枪。只听得一声惊叫：“别开枪，我投降！”话音刚落，连滚带爬地出来1个军官，正是敌营长。大榆树庄战斗，干净利索，只用了1个小时，全歼守敌，无一漏网。运河桥方面的敌人也没有来增援，1营士气大振。

通过审问敌营长得知，驻守运河桥周围的是敌第100军第44师第130团全部，131团、132团各一部。他们的任务是死守运河铁桥，掩护黄百韬兵团西撤。敌第44师师部和炮团已渡过运河，并放火烧了铁桥上的枕木，留下一个师参谋长指

挥。显然，敌人是想丢卒保车，让他们的士兵背水一战，阻挡我军的追击。敌人在数量上、装备上、地势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情况比1营营长、教导员设想的要严重得多。

营长、教导员对几位连长、指导员说：“刚才的情况，大家都听到了。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我们是胜利之师，敌人是丧家之犬，刚才已经消灭了敌人1个营，而我们还有后续部队。今晚强攻运河桥头堡，最重要的是勇气和信心，拿不下运河桥我们决不罢休。”接着命令说：“2连留下1个班看押俘虏，其余的人员马上清点一下缴获的武器，能用的带上，10分钟后出发，强攻运河桥。”夜幕中，1营的干部按照分工，带领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炮连，开始向守桥之敌进攻。

寒风依旧，星光暗淡，运河桥畔的激战开始了。运河桥是一座横跨运河的大铁桥，离大榆树庄很近。桥的两岸是一片开阔地，除了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几座钢筋水泥的碉堡和地堡外，守敌在方圆1里多地的河堤上，挖满了交通壕和单兵掩体。碉堡上配置了轻重机枪，与掩体的机枪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各连按照预定的分工，对敌发起进攻。各种火器齐发，爆炸声、喊杀声汇聚在一起，震耳欲聋。敌人密集的配置，使我方的炮弹、手榴弹发挥了巨大的杀伤作用。敌人的前沿开始松动了。正在这时，敌机来了，疯狂地轰炸前沿外侧我方阵地。这好像给敌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守敌乘机反扑，一次又一次地在嚎叫声中冲了过来，但都被我们英勇顽强的战士击退了。阵地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敌人的嚣张气焰暂时被压了下去。我方又发起了几次冲击，因敌密集火力的封锁，未能打开突破口。敌人碉堡里的轻重机枪居高临下，猛烈地扫射着开阔地。我方的伤亡不断增加。教导员令1连组织爆破手炸掉敌碉堡。在排长王德恩指挥下，第一爆破组爆破手胡玉海、牛春玉抱着炸药包冒着弹雨冲了上去，但都中途负伤，没有成功。“第二组上！”王排

长果断地下令。班长包升君、战士王长洪在火力掩护下又冲了上去。他们时而匍匐，时而滚动，时而掷弹，终于借着爆炸硝烟的掩护接近敌堡。一声巨响，碉堡被炸掉了。与此同时，营长朱茂友也在组织3连战士，对地堡进行爆破。战斗模范、副排长孙兆桂带领几个爆破组冲了上去，随着一声声巨响，敌人的地堡逐一被炸飞。突破口终于被打开，同志们冲上去了。这时，通信员爬过来向教导员报告，说营长负重伤后牺牲，孙兆桂同志也牺牲了。听到这一噩耗，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教导员立即接替营长进行全面指挥，对通信员说：“传我的命令，各连巩固突破口，迅速扩大战果，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1营炸掉了敌人的碉堡和地堡群之后，敌人像疯狗一样，连续发动集团式的反扑，妄图夺回被我方占领的阵地。枪声、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霄，战斗进入到白热化程度。敌人一批又一批地冲上来，被我方一次又一次地打退。副排长张德胜、战士牛春玉和孔繁庆接连牺牲。战士们自动结成新的战斗集体，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冲击。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受了伤包扎一下又继续战斗，弹药打完了就捡起敌人丢下的武器继续射击，有的阵地上出现了白刃格斗的场面。

几小时的生死搏斗，突破口越扩越大，敌人的疯狂气焰被压了下去。俗话说，“困兽犹斗”。绝望的敌人缓了一口气，又开始作垂死挣扎。敌机也狂轰滥炸，战场上反复拉锯，呈现胶着状态，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正在这时，2营6连在陈连长的带领下赶到，并马上展开队伍投入战斗。

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声划破了夜空，6连和1营一起全面进攻，战士们端起刺刀在喊“杀”声中扑向敌人。敌军的防线完全崩溃了，有的缴枪投降，有的爬上大桥，有的跳进运河……

天空呈现鱼肚白，一夜的激战，以1营的胜利而告结束，几百具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地上和漂浮在运河里。

这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1营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我方伤亡50多人，毙、伤、俘敌3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90余挺，迫击炮30余门，步枪、冲锋枪千余支。为此，1营荣获纵队的通令嘉奖。

朝阳冉冉升起。1营正在打扫战场，远处传来马蹄声。教导员抬头望去，于步血团长、张栋副团长陪同纵队政治部主任李耀文来了。首长亲切地和大家握手，然后视察了战场，高兴地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好。你们为淮海决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我代表纵队全体同志感谢你们！”

晌午，教导员带着这支经过新的战斗洗礼的部队，跨过运河，踏上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征程。

夺取万年闸

1948年11月初，华东野战军某纵队第61团，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突破运河线，夺取万年闸，保证部队向南挺进，切断陇海路，分割和包围敌人，歼灭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黄百韬兵团。

消息传到团里，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在团党委扩大会议上，团长吴怀才传达了上级的部署，强调首长要求：淮海战役这一仗只许打好，不许打坏。张万合政委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淮海战役打好了，能够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提前一年到两年，打不好，就得推迟。张政委还风趣地比划着告诉大家：毛主席说了，淮海战役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吃的方法是大口吃呢还是小口吃？还是小口吃好，要把它分割成几块，切下一块吃一块，几次就把它吃掉了。你想大口吃下去，当心噎住！会场活跃起来，大家热烈地议论，争先恐后地发言，除了谈认识、表决心以外，中心议题是如何拿下万年闸、保护好运河铁桥，为整

个战役的胜利创造条件。吴团长最后总结了大家的决心：要为这一仗当好开路先锋，坚决从自己开辟的突破口冲杀过去。

11月7日下午3时，第61团从峰县以西的北棠荫、南棠荫驻地出发。太阳还未西沉，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蒙蒙细雨，这给隐蔽接近敌人带来了有利条件。同志们风趣地说：“老天爷帮忙，歼灭敌人的好机会到了！”

部队继续行进，担任突击任务的2营走在前头，抬着过河器材的民工紧紧跟在后边。战士和民工们互相打着招呼，民工们说：“俺和大军同甘苦，同生死，你们打到哪里，俺们支援到哪里。”打胜仗，盼解放的共同心情溢于军民的言表。

到达进攻出发地后，侦察参谋介绍了地形和敌情。第61团的位置在夏庄南，离万年闸1公里左右。中间有扬闸关一个村，扬闸关东侧是大列庄，西侧是小李庄、和尚庄，地形开阔。这段运河分成两股，中间有芦苇地，北边称月湾河，有桥，南边有主运河，也有桥，都是钢木结构，统称万年闸。敌人在桥头构筑了工事和桥头堡，设有铁丝网、拒马，由冯治安部驻守，扬闸关还驻有保安旅。吴团长和营长们蹲在隐蔽地打开地图，用手电照着看了一会儿，命令2营由团参谋长指挥，突过运河后，沿河堤向西打，协同1营攻占万年闸。1营先消灭扬闸关之敌，用1个连迂回到万年闸西头，佯攻吸引敌人。3营待命。要求各营抓紧时间，动作要快。

雨已停了，天空星光闪烁，地面寒风飕飕，穿着已经潮湿的衣服，更是凉气逼人。团首长及时下达指示：“再冷也不要跺脚，要忍住，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战士们的热血驱散了寒气，做好了战斗准备。走在1营前头的侦察排端着汤姆式冲锋枪、手枪和卡宾枪，猫腰前进，忽儿跃起，忽儿趴下，隐蔽接敌。扬闸关村口抱着枪的敌哨兵正在低头打盹。我侦察兵如饿虎扑食，一把抓住敌哨兵：“不准动，不许喊叫！”

“解放军兄弟饶命！我是被抓丁来的。”

话音未落，一束手电射来。敌哨兵悄悄诉说：“这是带班的。”那个带班的慌乱中开了一枪，拔腿就跑，边跑边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连和侦察排乘敌混乱，猛冲上去，将敌住房包围，敌人连棉裤也来不及穿就当俘虏。

包围扬闸关以后，3 连迅速夺取了小李庄，又迅速向东逼近月湾河桥头。团长命令 3 营进入战斗，配合 1 营迅速攻占万年闸。我东西夹击，敌人措手不及，乱作一团。从扬闸关溃退的保安旅，朝着运河桥头逃跑。3 连机智地放他们通过，准备在尾追时，一齐过桥。谁知守桥敌人死死封锁，逃敌不能上桥，只得纷纷跳下水去。此时，1 营、3 营几乎同时逼近桥头。因为是夜战，我方事先都佩戴了标记，凡见到没有标记的就打就抓。守桥敌人误认为我们的部队是溃退的保安旅，就大声嚷嚷：“兄弟别误会！”我们的战士高声呼喊：“是你们误会了。我们没有误会，没有误会。冲啊！杀！”这时，他们才看清了我们部队的标记，嚷声立刻变成了求饶声。

桥上守敌企图炸桥逃命。3 连火力强，行动快，敌人的炸药包被冲锋枪扫射引爆，扛炸药包的敌人也一起被炸进河里。炸药包的爆炸没有炸掉天桥，只是把桥板烧了一个窟窿。战士们趁爆炸的浓烟冲了过去，抢占了跨在月湾河上的大桥。

1 营在扬闸关打响时，参谋长和 2 营营长已赶到河边。正当部队准备架桥过河时，团长见万年闸方向战斗进展很快，于是改变了部署，令 2 营为团预备队，在扬闸关东侧待命。2 营指战员没当上开路先锋，却在转移途中，击溃从扬闸关溃逃的保安旅，抓获了一批俘虏。这时，大桥方向冲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火光闪烁。枪声南移，预示着战斗顺利，第 61 团在向南推进。

敌人丢失月湾河桥之后，企图死守第二道桥。他们一边盲目射击，一边动手关闭铁丝网门。2排副排长王克斌，率4班猛冲上去，不等敌人关上门就突破了。桥南桥头堡里还在吐着火舌，一个点燃了导火索的炸药包扔到了桥上。冲在前头的4班班长，勇敢机智地冲了过去，一脚将炸药包踢下河去。紧接着，班长魏长远、战士王士海迅速冲过桥面，向敌桥头堡扫射、扔手榴弹，消灭了南桥头堡里的敌人。3连迅速冲过大桥，消灭了增援之敌两个连，保住了大桥。团指挥所也相继转移到桥南。

8日拂晓，运河水面雾气笼罩。团指挥所过河后，派侦察连沿河侦察。发现河对岸芦苇丛里喊喊喳喳，乍看似一群羊，仔细观察是人。侦察员机警地把冲锋枪枪机“咔嚓”一拉，子弹上了膛，大声喊：“哪一部分？干什么的？不回答就开枪了！”“八路兄弟，莫开枪，我们是保安旅的，我们缴枪。”1000多敌人纷纷放下了手中武器。

2营过桥时，接到团长命令，为防止天亮后敌机轰炸大桥，阻止我大部队前进，立即到万年闸以东地区待命，注意敌动向，要防止同起义部队发生冲突。2营指战员满怀胜利的欢乐，奔赴指定地区，沐浴着朝霞，显得更加威武雄壮。

回“娘家”

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华东野战军大举南下，兵临淮海，一场大战打响了。战役发起的第三天，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59军、第77军三个半师2.3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了。

国民党军为什么能够在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有如此之众起义呢？这与我打入其内部的共产党员积极工作，有密切关系。

共产党员李连城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连城先后给何基沣当过卫士、特务连连长。1938年7月，敌第179师驻河南信阳时，这个师的中共党组织发展了不少党员，李连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年初，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我党派进第179师的干部大部撤退。李连城是新党员，除了何基沣师长知道外，没有暴露过身份。因此，党组织决定，李连城继续留在该师工作，并从老河口派来新的负责人领导其秘密活动。这时，蒋介石派来大批特务爪牙，监视该师行动，中下级军官也被换上了许多国民党军官学校出身的人。

1942年3月，一个阴雨天的晚上，何基沣师长突然把李连城叫到他的房里，一进门，就让李连城把门关上。李连城见他神色不对，心里很奇怪：师长平素总是大大方方的，今晚为什么这样紧张？李连城坐下之后，他说：“坏了！”随即从抽屉内拿出一张纸递给李连城，说：“你自己看看吧！”李连城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份从五战区转来的何应钦的电报，内容是：“查共产党员李明运等，隐匿你部。”李明运是李连城当时的化名。看过电报，李连城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目光投向他，等待他表明态度。他毫不犹豫地说：“事不宜迟，你赶快化装一下，今晚就离开师部，去找新四军。”从此，李连城便离开了第179师，从湖北远安来到新四军第5师。

1945年秋，何基沣被任命为第77军军长，同时把他的第179师拆散，并入第132师。整编后，第77军与第59军一道，编成第三绥靖区，被调至徐州地区，转到内战前线。

“杂牌当头阵”，这是蒋介石的老手法。这两个军开到徐州后，分布在西起微山湖，东到八义集的运河线上，企图切断新四军南北联系。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的总部就设在徐州。

为了争取这个部队靠近我军，至少让他严守中立，新四军

第5师师长李先念派李连城去与何军长联系。1945年10月，李连城化装成一个国民党中级军官，乘火车经郑州转赴徐州。李连城顺利地找到了第77军军部。何军长坦率地表明，他看透了蒋介石，愿意同新四军加强联系，并且欢迎共产党派人来帮助。1947年冬天，他给李连城补了一个少校随从副官的空缺。这时，他已经被免去了军长的职务，调任绥靖区副司令官。从那以后，李连成名正言顺地在他的司令部出出进进，无论他到哪里开会或是到前方去指挥作战，李连城都跟随在他的身边。李连城打着副司令官随从副官的招牌，开始在过去相识的人员中联络感情，收集情报。

通过何基沣将军的介绍，李连城认识了绥靖区副司令官兼徐州城防司令张克侠，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徐州城防要图。李连城决定回军区汇报工作，并听取新的指示。

1948年3月的一个下午，李连城穿着国民党的校官服，大摇大摆地出了枣庄警戒线，到达鲁中南军区。正巧野战军首长在这里开会。

第二天，李连城去见陈毅司令员。下午，陈司令员对李连城的汇报作了分析，然后说：“做这种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不要认为周围都是敌人，工作就不敢做了……目前敌人距离总崩溃的日子不远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就更容易争取过来。”

李连城受领了陈司令员的指示，愉快地回到贾汪。组织上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指派鲁中南军区联络部孙秉超科长与他直接联系。

李连城回来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何基沣将军一起，分析研究第77军和第59军的内部情况，争取他们倾向我党，伺机起义。第二件工作，就是在这个部队中联络感情，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起义。